



評 劇

花園會

刘艷霞 成宗瑞 口述

蘇 寧 記錄 校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“百花社”是吉林省評劇老藝人自願結合，本着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的方針，從事研究、繼承與發揚傳統評劇藝術的團體。其主要任務之一，是收集、記錄并校勘、編輯傳統評劇劇本。

二、“百花社”的執行委員會，由下列著名評劇老藝人組成：李岱(李小舫)、劉艷霞、鄭錫五、姬忠煥(小金鈴)、劉芳田、成宗瑞、張麗云(筱桂花)、唐鶴年、菊桂笙、水蓮珠、張寶順。

三、鑒于過去評劇傳統劇目還無完整可靠的劇本出版，有礙于評劇遺產的研究，因此傳統評劇劇本的編輯方針，是對原來有劇本的傳統劇目，加以校訂，使之正確可靠；對無劇本的傳統劇目，則經社內委員研究、整理，使之成為完整的劇本；以方便青年演員學習傳統劇目，并給從事評劇傳統劇目研究、整理的同志提供較為可靠的資料。

這個工作是極有意義的，也是相當艱巨的。我們力量有限，難免力不從心，歡迎各方面給以支持和指導。

百 花 社

前 言

“花園會”又名“回杯記”，故事出自“醒世恒言”中“張廷秀逃生救父”，情節與原小說稍有改變。評劇劇本作者不可考。東北地方戲“二人轉”中也有這劇目。

明朝，江西貧家子張廷秀隨父逃難至蘇州，被官紳王憲收為義子，又將二女王蘭英許配與他。大比之年，廷秀與姐夫趙昂入京趕考，途中被趙昂所害，推落水中。趙昂回家謊言廷秀病死南京，唆使王憲逼令蘭英改嫁。蘭英不肯，廷秀父亦不應，趙又陷害張父入獄。廷秀落水當時遇救，輾轉入京科考得中，做了八府巡按，六年後，來到蘇州察案。為探明情況，喬裝改扮作乞丐，到王府花園與蘭英相會。夫妻見面，互述前情。後來拿住趙昂，報了冤仇。

這次記錄校訂的是全劇中“花園會”一段。因這一折多年來已被廣泛當作單出戲演出。而前面的“王二姐思夫”“十三姐進城”及后面的報仇等，演出較少，所以一般均習慣地稱這一折為“回杯記”。

劇本根據評劇老藝人劉艷霞（她的這出戲系已故名藝人楊柳青傳授）成宗瑞（評劇創始人之一成兆才之孫，警世戲社甲班出身）口述記錄的。曾征求老藝人鄭錫五、李岱（李小舫）等人的意見，承蒙他們幫助校訂。

校訂只是盡量改正了由於口傳心授造成的錯訛、疏漏，所有詞句均保持原劇的本來面目。遇有同一處有相異的詞句時，也盡量附注說明，以供參考。

花園會

劉 艷 霞 成 宗 瑞 口 述
蘇 寧 寧 記 錄 校 訂

人物：

王進（丑，簡稱進）

張廷秀（生，簡稱張）

王蘭英（王二姐，旦，簡稱王）

幕起：王進上：

進：（念）站在高門下，捧茶敬上人。

（白）我王進，在王府為奴。今天乃是太老爺壽誕之日，親友全然到齊，唯有我二……（頓住，四看介）二姑夫張廷秀，命喪南京，不得相見。想當初二姑夫待我有恩，因此偷來一些酒肉，去到花園與我二姑夫燒几張紙，祭奠祭奠他。就此走走。（圓場）到啦，待我開門進花園。（四望）就在这吧：（燒紙）二姑夫！張廷秀！我的好二姑夫啊！在前廳酒席宴前，我想起你老人家待我的好處，所以才借花獻佛，偷來一壺酒，拿了一方肉，來到花園祭奠祭奠，你老人家可別忘了：趙昂那小子萬惡滔天！你老有靈有聖，想法把這小子給招死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

（張廷秀上。）

張：這不是王進么？

進：哈哈！打哪兒來这么个要飯花子，敢管我叫聲王進！

張：王進，你連我都不認識了么？

進：我早就認識你，你不是套小鷄的王老二么？

張：我不是甚么王老二，我是你二姑夫張廷秀还家來了。

進：哎呀不好！打鬼！打鬼！（扑过介，乱鐺）

張：王進，你怎么打起鬼來了！？

進：我聞听人說，你老人家早已命喪南京，如今却还家來了，豈不是一鬼？

張：那是仇人咒罵于我，我还在世。

進：仇人咒罵于你？人說你死，你說在世，真假難辨，我想人死人活，有一試驗。

張：有什么試驗？

進：我叫你三声，你应我三声。你应得一声比一声高，你便是人；一声比一声低，你便是鬼。

張：好，咱們試驗試驗。（背白）趁此花園無人，我倒要耍戲耍戲这个奴才。

進：二姑夫！

張：（高声）王進！

進：不錯，有点入味。二姑夫！

張：（低声）王進。

進：（怕相）打鬼！打鬼！（乱鐺）

張：王進不要害怕，我是与你作耍呢。

進：这么鬧着玩，我可受不了。我不信。

張：我再來应你三声也就是了。

進：好，再試驗試驗。二姑夫！

張：王進！

進：二姑夫！

張：王進！

進：二姑夫！

張：書童！

進：罢了！（四击头）二姑夫你多咱來的？

張：我早就來了。

進：那你怎么才回家來？我二姑想你想的：睜眼不見合眼見，茶飯不進，天天見墳，眼睛都哭紅了①。

張：如此，就該引我夫妻相見。

進：慢着！你老衣衫襤褸，旁人見着，多有不便，还是我上樓請我二姑前來相見。

張：好一个伶俐的奴才，我在哪兒等候？

進：你先在茶蘼花②下等候一时。

張：快去快回。

進：是！

（張下）

進：（唱）小王進不消停，

 迈开兩腿走如風，

 轉过前廳奔后院，

 繡樓以外把步停。

（白）待我上樓。（上樓介）有請二姑。

王：（上，念）二哥赶考正六年，書不消來信未傳③。（白）

王進請我何事？

進：王進与二姑叩喜。

王：我每日愁有千万，今天喜从何來呢？

進：今天太老爺壽誕之日，不是您一喜么！

王：唉！我当你有什么喜事前來稟報，象你家太老爺壽誕之日，年年所过，年年所办，也算不了什么大喜之事呀！

進：（背白）太老爺壽誕之日，算不得大喜之事？对！算他媽

的喪事！（想）再與二姑叩喜。

王：我又喜從何來？

進：趙姑老爺誇官，不是您一喜么？

王：呀！（小鑼三錘）你也知道，我與賊子趙昂仇深似海，他誇他的官，與我何干？！你真乃是多口！（一小鑼）你與我退後，（一小鑼）你與我下站！（小鑼三錘）

進：（背白）是啊，他誇他的狗官，與我二姑有什麼相干！這不是成心找釘子碰么！——三次與二姑叩喜。

王：我把你這奴才，三番兩次與我賀喜，我倒問你：喜從何來？

進：二姑：你今天也想我二姑夫張廷秀，明天也想我二姑夫張廷秀，今天我二姑夫他……

王：他……他可回來了？

進：他還沒啓程呢。

王：好你胆大的王進，怎麼要笑起二姑來了！

進：二姑不必煩惱，我二姑夫當真回來了。

王：怎麼，他當真的回來了？

進：正是！

王：我來問你：他可是得中而回，還是落榜而歸

進：這個……

王：甚么？

進：我告便，

王：請便，

進：（背白）慢着。我二姑天天盼望我二姑夫得中而回，我要說我二姑夫要飯回來，二姑要是不見他可怎麼辦？（想）有了。我就說我二姑夫得中而回。——回稟二姑，他是做

官回來的。

王：怎么？他得中而归？

進：正是。

王：我問你：他这头戴？

進：烏紗帽。

王：身穿？

進：蟒龍袍。

王：腰系？

進：橫廷玉。

王：足蹬？

進：墨呢朝。④

王：他現在哪里？

進：現在花園茶蘼花下等候。

王：你就該領我前去与他相見才是。

進：慢着，以奴引主，有些不便。还是您自己去吧！

王：說得倒也有理，下樓去吧！

進：是！（鬼臉介，下）

王：方才王進報道，說是二哥得中还家，待我謝天謝地呀！

（唱）適才王進稟报一声，

好一似斗大的明珠落在我的掌中，

欢天喜地我把樓下，（下樓介）

下了八五一十三層。

三步并作兩步走，

兩步并作一步行。

心中有事走的快，

花園就在面前迎。

慌里慌張我把花園進，

(小圓場，小翠頭，馬腿。張廷秀溜上)

(接唱)花兒乞丐他在面前迎。

張：來的敢是二妹？

王：哇！(小鑼三錘)你是哪里來的一個胆大花兒乞丐，敢管你家姑娘叫聲二妹，真乃大胆！(一小鑼)放肆！(一小鑼)你與我下站！靠后！(小鑼，三錘)

張：二妹，你連我也不認識了么？

王：我認得你是一個花兒乞丐。

張：我不是花兒乞丐，我是你二哥哥張廷秀還家來了。

王：怎么，你是二哥還家來了？！

張：正是。

王：罢了！(一鑼)我的……你，你，你不象啊！

張：怎見得不象？

王：想我那二哥，乃是白面書生，哪象你这花兒模樣！豈不是不象么！

張：只因二哥我落榜而歸，又被趙昂苦苦所害，才落得這花兒模樣。(哭介)

王：如此說來，你在那旁站上一站，我在这邊看上一看。

張：好一個仔細的二妹，是你看來！看前，看后，看左，看右⑤。

王：(看介)倒也有些象我那二哥廷秀。我來問你：想當初你是怎樣進得我府，我父他是怎樣的收留于你？你我二人是怎樣的結親？又是怎樣的分別？要你與我說個字字相投。若是一字不差，我便將你認下；若有一字講錯，我就稟報我父，送你當官辦理！

張：好。（一鑼）好一个仔細的二妹，穩站花園，听兄道來！

（唱）未曾說話心酸痛，
思前想后暗叮嚀，
四顧恐怕有人走，
走漏風声了不成⑥。
二妹若問当年事，
始末根由記得清。
我家住江西薛城縣⑦，
鼓樓大街住路东。
頭輩爺爺叫張振，
二輩爺爺張進忠。
三輩張叔我的父，
我母刘氏好把善行。
一輩所生兄弟兩個，
廷秀、文秀二弟兄。
只因为江西連年遭荒旱，
一連六載未得收成。
大戶人家賣驃馬，
小戶人家奔西东，
我們舉家六口都逃難，
奔走那收成之地找營生，
行至中途缺盤用，
把二弟賣与何門作螟蛉。
好容易來到苏州地，
南門外关帝庙里把身容⑧。

到此地無親無故無投奔，
依指我父子身作木工。
那一日我父子身背鑊鑿斧鋸大街走，
正遇你府修蓋大廳。
王三老將我父子喚進府，
一併那諸般的匠人動了工。
也是二哥我梅花篆字彫刻的好，
福壽二字刻的精。
三老一見心欢喜，
他說我廷秀有聰明。
三老去对你父講，
你父聞听喜心中，
你父听了三老的話，
收我膝下做螟蛉。
專館老師把書念，
五經四書全念通⑨。
你父見我文才好，
才把二妹許配我的身旁配乘龍。
龍虎之年去科考，
一同趙昂奔南京。
臨行時三老叔贈我紋銀又贈与我馬，
二妹你隔着竹簾錢過行。
四个戒指与我兩個，
紅綾手帕作証憑。
又贈玉杯为表記，
宗宗样样記得清。

为兄我前門拉馬后門走，
臨行就是个大不吉慶。
二哥要打旱路走，
賊趙昂要打水路行。
上船去他把水手全買動，
把二哥網綁就往水中扔。

王：二哥你是怎样得的活命？

張：（唱）人不該死总有救，
多虧打魚的老漁翁。
那位漁翁爺救了我的命，
將我救到他的家中。
用意將我將養好，
贈我銀兩奔南京。
二哥我到南京身得重……

王：二哥得中，待我謝天謝地。

張：（唱）我身得了重，重……

王：二哥你得了中了，

張：（唱）我得了重病啊！（对哭介，七鍾）

一病病了三月零。
百天一过能动轉，
腰中盤費俱花空。
店主將我赶出了店，
無奈何邵家戲班唱正生①。
唱戲唱的嗓子啞，
掌班的一見也不容。
將我赶出戲班外，

我在那花子堆里拜弟兄。
有名的花子三百六，
無名的花子数不清。
头名花子叫海瑞，
他的名字海剛峰，
二名花子叫邵普，
他的名字邵会卿。
丁郎、敢郎親哥倆，
还有那李福、李貴二弟兄。
京城里赴过花子会，
午朝門外打嚴嵩。
自从打了嚴閣老，
怒惱当今万歲龍。
万歲皇爺刷聖旨①，
將我們一个一个赶出京。
發配至各省各學(讀時)罪，
一个个打入八台小木籠。
發配的南一个來北一个，
西的西來东的东。
將我發在苏州地，
才与二妹得相逢，

王：(搭調)罢了！我那不得相見又相見的二哥哥呀！

(唱)上前來拉住了二哥哥的手。

連把我的二哥二哥叫了几声。

我的二哥哥呀，自从你南京去赶考，

二妹我哪时哪刻也未把你扔。

你走一天牆上划一道，
你走兩天我在牆上划兩橫。
二哥你去了六年正，
那牆上的道哇，
只划的橫三豎四數也數不清。
你清晨不來我等到晌午，
晌午不到我等你点上燈。
一更不來我等你到二鼓，
二鼓不到我等你到三更。
三更四點我的二哥你不到，
我等你金鷄報曉到天明。
我今日也是盼，明日也是盼，
盼二哥盼的我眼睛紅，
盼望二哥你高榜得中，
你要是高升我也有名。
那賊子趙昂回家轉，
果然是白馬挂紅纓。
他与我父帶來一信，
言說是二哥你命喪南京。
倘若是二哥你當真喪了命，
二妹我呀，豈不是竹籃打水落場空！

張：那是仇人咒罵于我。

王：二哥呀！

（唱）你可知我的父將我另聘，

張：將你聘與了何人？

王：（唱）許配了南門外的蘇監生。

八月中秋下聘彩禮，
要娶二妹過門庭。

張：二妹你應也未應？

王：（唱）我……

張：你待怎樣？

王：（唱）我，我也來應從哪！

常言說好馬不備雙鞍韉（讀燦），
一女不嫁二相公。
馬備雙鞍無好馬，
一女二夫不好聽。
那時節我的公爹他知道了，
來在我府把理評，
我的父立逼着公爹把退婚文約寫，
老公爹再三再四也不應從。
你說我父狠不狠，
將公爹吊在東馬棚，
皮鞭沾水就往身上打，
只打的死來活去老公爹也未哼一聲。
那賊子趙昂把情講，
將咱爹爹才松下了繩。

張：那趙昂他倒是好意？

王：哎呀，二哥呀！

（唱）你休拿趙昂是好意，
他本是哄人之法，心內凶。
將公爹讓在書房內，
好酒好菜好侍承。

將公爹灌个醺醺大醉，
賊子定計在三更。
你說这賊子狠不狠，
手持鋼刀，他……(辭边)

張：手持鋼刀他便怎样？

王：(唱)他，他，他，……來行凶。

張：他殺死我父不成？

王：(唱)并未殺死天倫父，

張：殺死了哪一个？

王：(唱)殺死了东樓的丫环小春紅。

張：其情为何？

王：(唱)將尸首扔在書房內，

他言說老公爹逼奸不允殺死人命。

將咱爹爹上了綁，

送在縣官衙門中。

恨脏官，(三錘)老匹夫，(七錘)并不推情与問理，
上得堂去就劊刑。

在堂上打咱爹爹四十大板。

張：脏官哪，知縣！有朝一日犯在本院之手，豈肯容你！二
妹你要說呀，(三錘)你要講！(七錘)

王：(唱)只打的皮开肉綻血染紅。

二哥你想啊！

咱們老爹爹那么大年歲焉能受得了那个样的非刑拷
打，

無奈何屈打成招認了口供。

將公爹押在監牢內，

一日三餐不把飲食供。
那時節婆母知道了，
大堂以上把冤申。（讀如升）
賊子趙昂銀錢廣，
他把那衙里衙外全買通。
婆母告狀告不准，
無奈何白云庵中去修行。
爹爹為你坐牢獄，
母親為你當尼僧。
你思一思來想一想，
我問你心疼不心疼？

張：（唱）听得二妹講一遍，
無名火起撞前胸。
回身來哭了一聲天倫父（么二三）生身母，罷了，
爹娘啊！
這就是不孝孩兒失去倫情。
二妹呀，
後來之事怎麼樣，
宗宗件件說與兄听。

王：（唱）二哥若問後來的事，
真叫二妹摸不清。
听說是巡按大人來查案，
公館打在十里亭。
一到那里去告狀，
你跪西來我跪东。
一告我父老王憲，